

九華出版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1974

伊凡強生

EYVIND JOHNSON

1974

馬汀生

HARRY MARTINSON

1975

蒙大來

EUGENIO MONTAL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6

伊凡・強生

EYVIND JOHNSON

1974

馬汀生

HARRY MARTINSON

1974

蒙大來

EUGENIO MONTALE

1975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6

伊凡·強生

馬汀生

蒙大來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 35 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目  
錄

伊凡·強生

評審過程

3

歡迎詞

13

受獎演說

19

短篇小說集

21

得獎人與作品

203

著作目錄

213

# 蒙大來

目  
錄

受獎演說

399

歡迎詞

403

詩集

415

得獎人與作品

571

著作目錄

585

# 伊凡·强生

瑞典

一九七四年得獎

生：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瑞典波爾登）

## 得獎理由

因其在敘事文藝上超越時空的遠見，以及對自由的貢獻。



## 伊凡·強生與馬汀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以往，諾貝爾文學獎的發表，都在每年十月的第三個星期四，一九七四年卻打破了這個傳統，比往常提早兩個星期發表。瑞典學院未給予觀察家們充分的時間做預測，但並非始終守住了祕密。事實上，在正式發表的前兩天，瑞典的廣播電臺便已播送，可能由伊凡·強生和馬汀生獲得。而於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瑞典學院的常任理事卡爾·拉格那·基羅推開其辦公室之門時，聚集在那裏等候的新聞記者們，不過是等待確認已知之事而已。

基羅在電視攝影機的迴轉聲及閃光燈的不斷閃耀中，鄭重宣布因伊凡·強生，「在敘事文藝上超越時空的遠見，以及對自由的貢獻。」又因馬汀生的作品能「抓住一滴露水而反映出宇宙的一切」，共同頒給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兩人各得五十五萬克郎的獎金。這次的獎金金額之高，也是史無前例。

瑞典的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這是第五次。

過去的四次是拉格勒芙（一九〇九年），韓德斯坦（一九一六年），E·A·卡爾菲爾特（一九三一年，於死後獲得），和拉格維斯特（一九五一年）等人。

這回的兩位得獎人，以前很多次都列名於候選人名單中。這個深具魅力的獎，是由那許多候選人當中，評選了值得注目的，具備豐富的文學素養的兩位作家，和因其品質的高和內容之深而被認為極其重要的兩部作品，予以頒授。在斯堪的那維亞，他們備受敬愛，長久以來擁有廣大的讀者。而他們兩位的著作，有許多都被外國所翻譯。他們雖獲得國際性的名聲，但一直因其語言成了障礙。我們希望，諾貝爾獎使更多的讀者得到發現他們之翻譯書的樂趣。伊凡·強生和馬汀生，是摩里曾經做如下批評的作家：他們就是屬於「由工廠及職業所產生，或由森林及碼頭出現的，他們都受到民眾教育之美好的運動所啓蒙，又由完全的嚴厲人生所鍛鍊，具有大膽而果敢的精神，而他們多數在年輕時曾遊歷世界；到處吸取同時代的興奮」的作家。

瑞典學院當局的祕密主義，和爭取情報的新聞記者間的抗爭，一年比一年，因候選人激增，益形激烈。學院方面每年由世界各地接到三百至四百名作家的名字，當然，經過選擇以後會減少很多，但至最後留在候選人名單者仍然驚人，其數總是不下百人。

這兩位得獎人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有長年列名候選人名單的英國的格林，有幾本書已

被翻譯成瑞典語的土耳其作家耶薩爾·開馬，還有多尼達特·杜巴哥的小說家V·S·奈布之名。又如西摩·波瓦爾，和克魯特·西門的呼聲也很高。他們的名字，與塞內加爾的詩人森戈爾之名，同在這數年來，週期性地被推舉。著名的作家中，有義大利的小說家摩拉維亞，荷蘭的菲斯特狄克。和英國的幽默作家P·G·喔特霍斯也應該算在內。「請把諾貝爾獎頒給喔特霍斯吧！」——這是某報致瑞典學院常任理事的公開形式的記事標題。這篇記事指摘瑞典學院一向頒獎給正經而認真的作家，卻從來不重視歡笑或幽默。然而，對這兩位得獎人而言，最令他們捏一把冷汗的，可能是同為瑞典籍的約翰生。約翰生和他們兩人一樣，是貧窮的環境出身，也和他們同為苦學的貧窮作家。

這兩位瑞典人得獎以後，基羅在斯德哥爾摩的自由主義日刊「斯恩斯卡·達克布拉德特」報，刊登了報紙與學院之間所發生的緊張關係的分析，說明投票的方式和預備投票或由試驗性投票，來獲得一致同意一人的名字之困難，與時間上的利弊之意見。但他指出，這次選舉馬汀生和伊凡·強生，立即獲得全體會員的同意。他更強調說：「自從本人當了學院會員以來，獲得比這次更快的決定，僅有一次而已。那一次的決定，真可說是一下子就決定了。那是一九七〇年，頒獎給索忍尼辛的時候。」基羅又說：「學院會員滿額的時候（定額為十八人），如果兩位候選人各得到九票，則兩人都不能單獨得獎。換句話說，他們祇能共同獲得諾貝爾獎。如果發生這種事情時，在開始審議前，必須將兩人的名字並列出示在推薦狀上

。艾格農和薩克斯各得其半的時候，便是這樣。而今年又發生了相同的事。」

正式發表諾貝爾文學獎頒授給馬汀生和伊凡·強生的三小時以後，兩人在諾貝爾基金會總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長長的鼻子和細如絲的眼睛的伊凡·強生，有點像中國的文人。馬汀生則具有羅曼蒂克的氣氛的蒼白臉孔，給人一種像年老的拜倫似的強烈的印象。雖然埋怨聚光燈所發出的酷熱，但他們在那熱氣中因記者們的詢問未言及作品，而盡問一些陳舊的問題顯得不很樂意，但也明確且迅速地回答問題。這時，有人問他們說：「目前，你正在寫什麼樣的作品？」馬汀生回答說：「要將世界從科學技術所導致的荒廢中拯救的書」。他也談到了年輕時在海上度過的艱苦日子，和如何體驗到戰勝自然，並說出如下的想法：「所謂人性，是大自然透過它而注視自己的眼光。」伊凡·強生被問到諾貝爾獎帶給他怎樣的效果時，他回答說，「當然，獲得諾貝爾獎，使我感到滿足。然而，這雖解決了某種問題，可是，我也覺得無論那一個作家，都不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他一定想像他的作品「掛號信」中的主角杜修登那樣大叫說：「榮光……這脆弱的東西……」馬汀生則談到，所有批評性的評論，使這次的得獎成為苦澀的。而大家問他如何使用所得到的獎金時，他臉上毫無笑容地說：「要用來還債和繳納稅金。」

這一九七四年的諾貝爾獎，瑞典新聞界並未羣起加以讚揚。事實上，正好相反。被許多

人認為將來必當學院會員的作家德爾布朗，在斯德哥爾摩的晚報「愛克斯布勒生報」投書，發表了引起震撼的辛辣評論。他在文中說：

「伊凡·強生和馬汀生將分享諾貝爾文學獎。他們都是優越的作家。可是，這個決定，卻是一次失敗。要頒獎給各國人的制度，卻祇頒給其國人——而且，其數年年增加——這件事本身已成爲令人懷疑的傳統。瑞典學院的名聲和信用，因祇對特定地域選擇所設下的限制，將會高揚。要頒獎給本國的作家，必須有強烈的國際輿論支持某一候選人的明確條件。這種輿論，曾經支持過斯德林杜貝利。馬汀生和伊凡·強生的確都是重要的作家，但完全沒有強烈的國際輿論支持他們。這次的選擇，說明了學院的判斷失敗。在外國，我們常看到，對受獎人中斯堪的那維亞人，尤其瑞典人特別多一事表示憤慨和諷刺。如果加上常見的醜聞，可說諾貝爾獎在很多年之間，能够保持僅剩的威信，真是屬於奇蹟。可是現在，這僅剩的威信，也遭全世界的冷笑，面臨一掃而光的命運。對學院諸公的良心稍具信心，又認為諾貝爾獎是優遇國際性文學交流的手段之人們——對這些人而言，他們當然爲這可憐的喜劇感到震撼。民眾中，敬愛這兩位瑞典作家的人們，對這次判斷的失敗必定驚訝不已。雖然他們會互相道賀，但它總令人感到欺瞞。」

著名的評論家楊森，在「斯恩斯卡·達克布拉特報」發表的評論，其論調採用比較抑制的言辭，但對德爾布朗的想法共鳴，並提出獨特的解決辦法。他說：「學院宣布將諾貝爾

文學獎頒給兩位瑞典人，這事幾乎已經引起轟動。膽怯的瑞典學院再度決定頒獎給他們自己的會員，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如果他們的膽怯是前提，則由於今年的決定，統計方法已經非常奇怪地突然改變……何況，總共祇有七十二名受獎人當中，突然產生十二分之一的瑞典人。恐怕，熟練的評論家之中，不難發現對瑞典的現代文學，是世界著名的十二種文學之一這件事，抱以懷疑的荷蘭人、葡萄牙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巴西人或中國人等等。藉阿波羅的神聖名字，不可否定事實的可能性。不過，我們可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決定不可能會妥當地進行。所有的報酬，所有的勳章，對某人或某些人總是不公平。但，我們也不必神經質到批判得獎人是不公平的。我覺得，與我們同一時代的人，對諾貝爾文學獎做為前提的，這種超乎一般的文學性之公認價值保證，不帶痛苦而支持。最好的方法，是取消頒獎的「戲劇性」。這可以將諾貝爾獎改成每五年頒獎便能行得通。這種取消「戲劇性」，或分割的有利點很明顯。而唯一不利之點，是誇示的象徵——北歐的小國，因頒給巨額的獎金而選出世界最高的作家的象徵——將失去。難道，我們不能捨棄這種愚昧的願望嗎？

「耶德波路易斯郵報」刊載了艾立克·H·林德爾的評論。他首先對得獎人表示贊美，然後說：「我個人認為，評選得獎人的審議，不應有喪失這個獎本身之信用的事情發生，或使無根據的疑惑更為擴大的事。最好是，爲了將來著想，應該定一個原則，那就是規定決不

頒獎給學院自己的會員！」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對這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表示好意的，是法國及德國等外國的新聞。在巴黎，「費加洛報」刊載了米爾加·波爾卡的文章，他詳細地分析了兩位得獎作家的作品，C·G·皮斯特勒姆在「路蒙特報」寫了內容很豐富的長篇論文，對他們敘述如下：「伊凡·強生是以與世界對抗的小說家出現，對我們談論人類世界、歷史及時代，而馬汀生雖顯得比較脆弱，但他以可能成為永遠的……有時則以未來的詩人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

在英國，出版界及文藝評論界，大多認為這兩位得獎人，雖處身於榮光之下，但多多少少仍屬於不夠聞名的作家。有名的「時代」雜誌文藝版主編約翰·克勒斯說，他看過宇宙性的詩「阿尼亞拉」而知道馬汀生的名字，但遺憾的是，對伊凡·強生卻毫無所知。

德國法蘭克福的「法蘭克福·茲埃頓報」，刊載了庫拉拉·緬克的評論。他說，瑞典的良心，伊凡·強生和馬汀生的名字，透過幾部翻譯，在德國已有知名度，而以他們為代表同世代作家，因他們獲得諾貝爾獎而被認定其存在。她又注意到如下的事情。得獎人在作品中，雖屬於漸進，但確實對暴力和不正義的問題，此其前一代用更為敏銳的方法來解決，但是，事實上，他們未予戲劇化的處理，也未期望獲得解放。

對敘事詩「阿尼亞拉」的作者馬汀生來說，「吾人唯一的居處，是宇宙之夜晚——在那

裏，不管我們所敬愛或所憎恨的神，已不復存在。」對伊凡·強生來說，他在記者招待會時——以他經驗的精髓——如此說：「我認為，人類並不是僅為統計學上的理由而生存於這世界。」

因此，對庫拉拉·緬克而言，這次的諾貝爾獎能明確地提示的問題，便是對「一九〇〇年出生的，與二十世紀同年齡的」瑞典人的頒獎，能知道與他同時代的作家所接受或拒絕的程度。

不懷好意的人，曾在背地裏如此說閒話。他們說，瑞典學院的選擇，是顧慮到使一九七〇年得獎，而到這一年纔前往斯德哥爾摩頒獎的亞歷山大·索忍尼辛感到不安，才做此決定。這位著名的蘇聯作家成了頒獎典禮的明星，是很明顯的事。瑞典學院依照往例所舉行的慶祝宴會上，他雖不愉快，但被所有的攝影記者所包圍，使瑞典的兩位應屆得獎人反而遭到冷落。

在最近改建的音樂廳所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時，採用新的程序。國王不再坐在大廳的最前排，而坐在面對坐在左側成一排的全體受獎人，用鮮花裝飾的講壇右邊。因此，受獎人在領獎時，不必像以前那樣，在謁見國王時走下階梯。現在，受獎人聽到唱名後，祇要向前走幾步，便能面對國王。而國王與受獎人互相走近，正好到達鋪在臺上的地毯中央所織成的，圍繞N字的圓圈中間時，兩人正好相對。在伊凡·強生與馬汀生之後，輪到索忍尼辛從



年輕的國王卡爾十六世之手，領取獎狀和金牌。所有的受獎人中，他獲得了最大的喝采，和狂熱的鼓掌。在那之前，基羅曾向他致辭如下：「今天，你在此地，並不表示國境已消失。並不是如此，而是你已來到依然存在的國境之這一邊。不過，據我所瞭解，你的著作所具備的精神，和你的作品所持有的積極力量，將會像諾貝爾先生的遺志和遺囑的精神及力量，開放所有的國境，使全人類可在自由及互相的信賴下會面。」

頒獎典禮之後的慶祝宴會，照例在市政廳舉行，但不在通常使用的黃金廳，而是在更廣闊的一樓藍色大廳。這個大廳，由其建築樣式使人連想到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在全體受獎人周圍聚集了一千以上的賓客。得獎人之中，有幾位在晚宴中一直互相交談。索忍尼辛因為來赴會時，將講稿遺忘在車上，所以做了短短的即席演講。他對瑞典學院頒獎給他表示了感謝之意，在其中，他說這個獎「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極大的角色。由於它，我能够忍受了嚴厲的迫害。多年以來，我的前輩們所不能獲得表達和瞭解的事，如今由於此獎的緣故，我能够有機會充分地表現出來。」

伊凡·強生，在他與馬汀生兩人的名義下，做了例行的致答辭。他特別如下說：

「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其本人在人生中所遭遇的事，成為他的詩，或故事的基礎。或在作品中經常反映這種經驗。無論詩人或小說家，都是為創造實在的——無論是實在的，或他們以為是實在的——真正的映像。詩人從靈感的生產之苦和思考的旋渦中，發現正確的語言